

日前,看上海的一档电视节目里,一个大龄姑娘在诉说自己单身孤苦后,主持人发出了要她“脱光”的呼吁,不禁惊愕:为什么要姑娘“脱光”?什么意思?继续听下去,才知这两个字是“脱离光棍”的艺术简称。如果不连前言后语,按字面所示,叫大姑娘在公众面前“脱光”,多恐怖!

于是,总觉得“脱光”这两个字用在这里似乎不太妥当。我以为,本来称大龄单身姑娘为“剩女”,与“剩菜剩饭”如出一辙,已伤人自尊,现在叫人家“脱光”,是不是更伤人自尊?在旁人听来也不雅,不美,不舒服,这似乎也违背人的一种天性。

我不禁想起丰子恺先生在1947年翻译过一本黑田鹏信的《艺术概论》,书中有这样一个精辟论述,“在艺术冲动以外,又有美欲。由美欲如字面所示,是艺术美的一种欲望,与食欲、性欲

同为人类三欲之一”,“此三欲,为人生进入理想的原动力”。他还明确指出,“美欲的目的是美,真善美,即人间理想”。这是黑田鹏信对人类本性的一大发现。“三欲”不仅完善了对人性的认识,也完整了作为人以满足“三欲”为前提的尊严。正因为有人有“美欲”,所以才有今天美甲、美容、美发、美体、美男、美女,才有节假日人流如潮涌向山水美景美的大自然怀抱。人类的生活过程就是由“美欲”出发,在不断追求完美的同时接受“美育”,进而升华到真善美的“人间理想”。

可能是因为我们老祖宗长期饱受饥饿之苦,仅把人的天性归纳为“食色”两欲,是否因此,我们有些媒体人至今还未识人有“美欲”,因此在瞬息万变的今

天,光顾求快、求新、求奇、求乐,忽视了求美。特别是在网络光怪陆离的新名词里,不雅、不美之词时有畅通无阻地输入主流媒体的语境。“脱光”便是一例,同类举不胜举。许是童年时代看过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电影,对青面獠牙、杀人如麻的白骨精恶感之深,已成心里定势,总觉得把“白领骨干精英”称“白骨精”岂止是不美,实在是丑陋,违背人“美欲”的天性。

令人不解的是,被染指为“白骨精”“脱光”之类的青年男女竟然大都毫无反感,有的还欣然接受,不识丑丑,不知羞辱,这便是现代社会的畸形心理吧。

我忽然也想跃跃一试。不妨来一个模仿,把解决大龄未婚者

之难称为“结束光棍”,再将这个词组“简装”为“结棍”,意为年龄大得“结棍”,单身生活能力“结棍”,同情之余略有赞叹,这样,似乎既为其呐喊也不伤及自尊。假如两个“结棍”情投意合,那就是周董的“双结棍”了。“哼哼哈哈!”意境何等美妙动人。

余心自度,表达同一个为单身青年解困的愿望,似觉“结棍”比“脱光”的用词要雅一些,美一些。无论是“脱离光棍”还是“结束光棍”都是常用词组,略作取舍,重新“简装”,也是个不太难的文字排列组合。究竟怎样取舍,完全取决于主观选择,也就是文化美学意义上的价值取向。

文化是没有对错的,只有高低之分,文野之别,我们有些创意人恰恰是取低不取高,取野不取文,是不是也应该去补课,接受一点“美育”,也内升一点“美欲”?!

### 是否可以不“脱光”

烁渊



边看边聊



地球上不少城市是以悬铃木为行道树的,开埠后的上海也有了引进。悬铃木树苗空运而来,于是有了 Plan Tree 的别名。法国人把它种在法租界,不知哪位中国大人便顺口把“法国梧桐”之名赐给了它。其实,悬铃木与梧桐树连半点关系都没有。久而久之到如今,“法国梧桐”的法国帽也被摘除,而正宗的梧桐树呢,反倒必须冠以特征,称之为“青皮梧桐”了。

### 青皮红花需正名

(牛博士对马姐说) 戴逸如 文并图

### 第三种作者

刘毅强

12月16日,上海博物馆举办了追思会,来自各地的专家、朋友及同事济济一堂,共同缅怀刚离世匝月的陈佩芬先生。享年七十八的陈先生,从十七岁的一个初中生考入上博,将60年的美好岁月献给了博物馆和青铜器事业,大家谈得最多的是她的勤奋好学,她的痴迷执著,她的开朗爽直,她的尊师忘我,她的著述等身……如此种种,全都没错,都是陈先生一生经历的真实写照。可是,始终在我脑海盘旋、眼前闪现的陈先生是如此这般的形象:

她是我喜爱的作者的“第三种人”。我与陈先生相识也晚,是其个人专著《中国青铜器辞典》让我俩结缘。从事图书出版以来,我对两种作者心存畏惧:一种是书稿一交,百事不管,无论好赖,与自己无关;另一种则是初稿草率,多有疏漏,乃至到了三校样还作大幅修改,费工误时,难煞编辑。《中国青铜器辞典》是一部收词2800余条,配图近3000幅的六卷本煌煌巨作,其中的青铜器铭文释文及对应配图难度很大,从一校样到三校样,陈先生对条目内容以及铭文释文,逐字逐句,都作了认真阅读乃至辛苦的校对,甚至陪同责编、美编直接下到排版工厂。我的手机里至今仍保留今年5月24日责编发给我的一条短信:“我和姜明、陈佩芬刚从丽佳回来,纹饰、铭文原图不够好,换图200余幅,工作量很大,时间也紧。下周还要去厂里。”发信时间已是晚上十点半。对陈先生近乎苛刻的读样要求,初始我颇为不解,但她诚恳配合编辑,对书稿校样甚至超过责编的极度负责的态度,很快就折服了我。是她的这种态度和神情,从根本上保证了这部辞典的质量。如今回味起来,遇到陈先生这样的作者,真是我三生有幸。

陈先生的执著奋进,还有一例。青铜器是我国传统文化艺术之瑰宝,器形、纹饰非常精美,为着文质彬彬、相得益彰,我曾力劝陈先生撤下若干视觉效果不太清晰的图片,但屡次要面对的,都是她的坚持。她告诉我,有些重器、名器,虽然图片效果一时没法改善,但这些图片本身就非常罕见、珍贵,能与读者见面很有价值。如今我很是感激她当日的执著,通过这些图片,仿佛陈先生仍然亲身为我们指点着青铜器世界重器、名器的江山。

陈先生是国内屈指可数的青铜器专家,曾任上海博物馆副馆长和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,有着很高的学术水平和社会地位。但在和我们交往的过程中,她不但平易近人,善解人意,不摆大专家的架子,而且经常露出我称之为“老小孩”的纯真笑容。一次,当她说到“文革”中由其负责保管抄家文物,全部登记造册,妥善保管,最终无一差错、遗失。说罢,她脸上泛起那不无自豪的坦荡笑容,久久印在我的心扉。

葆有年轻童真心态的老人理应长寿,如今陈先生却天不假年,遽归道山。走笔至此,为之深恸。

记得小时候,猪下水很便宜,母亲经常买一些回来。她是一个聪慧的主妇,能将怪味熏臭的猪下水收拾得非常干净。洗净不掉的细小污垢,还有助减轻肉腥味的。猪杂正式煮之前,还需要用沸水焯一遍,这样是为了去掉血沫。猪杂汤里不必放香叶大茴什么的,只要一块姜就可以,没有异味遮掩,汤喝起来口感才会更纯正浓郁。

没一会儿,香气满屋会再喝那样的汤,直到结婚生子有了自己的厨房,我开始怀念母亲做的猪杂汤,也想像她那样,为家人煮一锅爱意浓浓的美味汤。

猪杂汤,讲究一个“鲜”字,必须早去菜市场挑选新鲜的猪肺、猪心、

猪肚、猪舌、猪肠、猪肝。回来用面粉裹着洗干净,母亲说过,面粉不仅能带走水洗不掉的细小污垢,还有助减轻肉腥味。猪杂正式煮之前,还需要用沸水焯一遍,这样是为了去掉血沫。猪杂汤里不必放香叶大茴什么的,只要一块姜就可以,没有异味遮掩,汤喝起来口感才会更纯正浓郁。

没一会儿,香气满屋

猪肚、猪舌、猪肠、猪肝。回来用面粉裹着洗干净,母亲说过,面粉不仅能带走水洗不掉的细小污垢,还有助减轻肉腥味的。猪杂正式煮之前,还需要用沸水焯一遍,这样是为了去掉血沫。猪杂汤里不必放香叶大茴什么的,只要一块姜就可以,没有异味遮掩,汤喝起来口感才会更纯正浓郁。

没一会儿,香气满屋



七夕会 美食情怀

30年前的1983年12月21日,我踏进北京东路2号,上海人民广播电台,成为这个单位的一个新成员,梦想成真。

从小,由于受父母的影响,看戏、听书(评弹)成了爱好。由于条件限制,不可能经常泡在戏院(书场)里,家里的一台收音机成了我最好的朋友。无论京剧、越剧、沪剧、滑稽、评弹,打开收音机,没有不爱听的。于是,万仰祖、邓平生等沪语播音员的播音,成了我学习上海闲话的最好的老师,尽管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。

除了收听播出的节目,播音员经常播报的一句话,早就在我的耳朵里深深扎根,那就是,北京东路2号。经常走过那里,并不开阔的大门,没有敞亮的大堂,迎门的大理石扶梯,加上士兵站岗,更使它

显得深不可测、高不可攀。我幻想过有一天能够成为里面的一员,现实却告诉我,这是梦想,做不到。

1983年夏天,上海广播电视第二次向社会公开招聘记者、编辑,为我们这些被“文革”打入另册的人,打开了一扇选择优质

### 招聘,1983

秦来东

职业的大门。我也有过犹豫,因为与1977年的高考失之交臂,我没有报考要求中的学历。我来到岳阳路报名点,看到很多报名者拿着名牌大学的毕业证书,还有的拿出了学位证书,更使我惊出一身冷汗。

和我一起上夜大学的同学鼓励我,别怕,不是说“在读也行”吗,怕什么;我自己也想,不是一直埋怨

### 一眼望三季

何鑫渠

曹老师从杭州回来,近日西湖葛岭北山街上人行道上法国梧桐树秋意正浓,建议我们都去一观。这让我这个现虽居沪上的老杭州大出意外:居住了杭城近半个世纪,无数次路过此地,也没听说此地有秋景可观。但到了杭州,不仅看到了西湖边、断桥旁、葛岭下法国梧桐树的浓浓秋色,还看到了一眼望三季的独特景色。

北山街上人行道有两排法国梧桐树,人在白堤望去,近西湖的一排已是满目秋色,树随迤迤的葛岭一起延伸,组成了葛岭秋色一部分。岭上层林尽染,火红的栾树花最为出彩。

最奇特的是从断桥向北山路丁字交叉处看,人行道上靠山旁的一排法国梧桐树,由于阳光、温度的不同,还是一树翠绿,整个是盛夏之景。最妙处是你将眼光俯视断桥一带,即杭州人说的里西湖左边的一隅水面,荷花此时已是满目枯黄的残花败枝,整个是一个冬日之景,可谓“身在秋日里,一眼望三季”。

工作室本是一个普通单词,但从其在世界范围的历史沿革和推广应用来看,应该是一个术语,它来自法语 atelier。atelier 源自古法语 atelier(本意为大量碎片、铁屑、刨花),用来借代工量、工作间;后来专指木工的工场间。从19世纪开始,工作室的重点被转移到“创意劳动”中,比如用来指一个艺术家(画家、雕塑家、摄影师)或一个艺术团体的工作地点。后来不断扩大词义范围,泛指音乐教室、播音室、录音室、录像室、摄影棚、戏剧舞蹈的排练房等;还有,裁缝师傅也被确认为创意劳动者,裁缝铺称裁缝工作室,相当于今天的时装设计工作室。

许多创意劳动要有一个采光优良、尤其对画家来讲,他们希望有一个面积不是很大、环境安静、自然光照充足的房间作为工作室,于是很多人都选择阁楼,往往还是朝北的,因为阁楼的斜面有天窗,从北边入射的自然光非常均匀。因此,在一些语言的复合词中往往用阁楼代替工作室,如阁楼窗户也可写

成“工作室窗户”;艺术家聚会可称“工作室聚会”。

工作室不仅是生产艺术品的地方,而且也是艺术家自我表现的场所。奥地利画家和装饰艺术家汉斯·马卡特(1840-1884)的维也纳工作室在当时很有影响力,经常成为艺术家们的聚会地。工作室也是画家们的创作题材之一,一般画家通常都会留下题名《工作室》的作品。工作室在当时属于一种时尚素材,画工作室甚至是每个有名望的画家必做的功课,如荷兰风俗画家弗美尔的《艺术家在工作室》、德国风俗画家卡尔·施皮茨威格的《肖像画家》(背景为工作室)、法国进步画家和巴黎公社委员库尔贝的《我的工作室,概括我七年创作生活的真实传奇》、德国历史画家、风俗画家和版画家阿道夫·门采尔

的《工作室的墙壁》、比利时象征派画家和表现主义先驱恩索尔的《工作室静物》……

一位德国同事曾和我谈起,说他们家有一个传统,每年的平安夜全家聚在一起时,要举行讲笑话比赛,每个家庭成员都要讲几个笑话,看谁讲得最多,前提是每个笑话必须合格(认为可笑的票数占50%以上)。父亲发现小儿子连续几年得冠军,有点惊讶,孩子后来透露说,他的笑话是每一个应用文工作室搞来的。中国古代有代写应用文(主要是尺牍)的行当,那些文人(明清时多为绍兴师爷)待的小书房用现在的概念来衡量,应该算作超前的应用文工作室吧。

由于工作室规模小人员少,运作灵活效率高,我国的工作室体制发展得很快,从最初的书籍装帧工作室、个人画室到时下流行的婚庆一条龙工作室,工作室的种类已扩大到30多个。

业,有正在兴建次谈话,宣布正式被录用。最现代钢铁企业的宝山、戏曲、文艺节目的编辑,也困难成山;我是直抒胸臆,也还有幸成为中国交通广播从上海的金山、有写正在兴建

1983年10月9日(星期日)上午8点半,我和一些“幸存者”来到北京东路2号广播局4楼参加文艺专业复试。

既然是复试,考题就比较集中了,除四道问答题,“你是怎样理解世界观与创作的关系的?”“什么叫精神文明?广播电视文艺与精神文明的关系怎么样”等,还有就是文学、戏曲、音乐方面的填充题。评论是一篇“戏曲革新之我见”。最后是现场收听越剧小戏,当场写一篇评论稿。

终于又冲过一关。当年10月31日下午,被招去面谈。11月16日又一



夜光杯

去面谈。11月16日又一

### 阁楼与工作室

陈钰鹏

成“工作室窗户”;艺术家聚会可称“工作室聚会”。

工作室不仅是生产艺术品的地方,而且也是艺术家自我表现的场所。奥地利画家和装饰艺术家汉斯·马卡特(1840-1884)的维也纳工作室在当时很有影响力,经常成为艺术家们的聚会地。工作室也是画家们的创作题材之一,一般画家通常都会留下题名《工作室》的作品。工作室在当时属于一种时尚素材,画工作室甚至是每个有名望的画家必做的功课,如荷兰风俗画家弗美尔的《艺术家在工作室》、德国风俗画家卡尔·施皮茨威格的《肖像画家》(背景为工作室)、法国进步画家和巴黎公社委员库尔贝的《我的工作室,概括我七年创作生活的真实传奇》、德国历史画家、风俗画家和版画家阿道夫·门采尔



今宵打谜

我们要感谢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,广播电视系统的领导干部大胆改革用人制度,真正做到“不拘一格降人才”,才使我们这一大批社会“闲散”人员,成为重整上海广播电视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。

蔡芳 天津时调 (西汉人名) 昨天谜面: 社会需要正能量(成语) 谜底: 不负众望(注: 正,扣“不负”)



知苑